

January 2015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en Wenshu's Criticism on Parallel Prose through Poetry

Jinso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Jinsong. 2015.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en Wenshu's Criticism on Parallel Prose through Poet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1): pp.149-15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1/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乾嘉学术视野下的以诗论骈文

——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考论

李金松

摘要: 陈文述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一首以诗论骈体文的长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首诗不但对中国古代骈文史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而且从辨体、炼格、选材、措辞、师古与知识储备等多个维度讨论了骈文创作的诸多重要问题,倡导骈文作家学者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的理论资源,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陈文述对古代骈文史与骈文创作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体现了乾嘉考据学极盛时期对骈文史与骈文创作的理论思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骈文的别样的历史景观。

关键词: 陈文述; 骈文创作; 骈文史; 乾嘉时期

作者简介: 李金松, 河南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文论、文献的研究。电子邮箱: lijinsong 1984@sohu.com

Title: An Investigation into Chen Wenshu's Criticism on Parallel Prose Through Poetry

Abstract: Chen Wenshu's (1771-1843) "On Parallel Prose Written in the Lamplight for Zhihui" is the only long poem discussing the genre of parallel prose and it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poem not only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of parallel prose but also examines various aspects of parallel prose in an effort to promote the genre for serious writers, and it greatly helps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ource on parallel prose. Chen's survey of the history and examinations of the practice of parallel prose ar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extual criticism prevailing in the Qianlong-Jiaqing Reign.

Keywords: Chen Wenshu; parallel prose writing; history of Chinese parallel prose; Qianlong-Jiaqing Reign

Author: Li Jinso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ture, theory and document of Ming-Qing period. Email: lijinsong1984@sohu.com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形式的复杂多样,批评文体的丰富多彩,置诸世界文学之林中,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自从杜甫开创了以诗论诗之后,这一批评形式在明清时期日益发达,不但发展为以诗论词、论曲、论文,更流衍到以诗论骈体文。清中叶陈文述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这一首五言长诗,大概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以诗论骈体文的批评文献。对于这份极为珍贵的文献,目前学界尚未对之进行专门研究,即是奚彤云女史《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吕双伟先

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这两部专著亦不曾论及。因此,对于这份以诗论骈体文的批评文献,实有进行深入探讨之必要。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对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作如下之探讨:此诗涵具了怎样的骈文批评内容,在中国骈文批评史上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并考释其中的有关文字。

为了论述方便,现将这首论骈文诗移录如下:

生才如牛毛,其成若麟角。薏苡次
回生,今日之鸢鹄。胸襟淡冰雪,唾咳霏

珠玉。问年才逾冠,皎皎日初旭。家贫学弥富,积书堆满屋。诗笔妙天授,铚笔厉金镞。苍秀希嘉州,芳腴取玉局。骈体文尤工,精心出杼轴。矫然异流辈,学古不嫌独。我思文有体,经史不同幅。邹、枚导前轨,任、沈复扶毂。昭明《选》楼高,万古列炳烛。六朝渐流衍,四杰亦繁縟。两宋弊斯极,俚语悦耳目。于今逾千稷,古调久不复。国朝诸名辈,才藻空炫鬻。迦陵负盛名,一例窘边幅。随园较变化,纵笔乏含蓄。作者盛今日,名手出岳岳。我爱胡稚威,石笥书在腹。斯文若元气,伯仲曹与陆。我识洪太史,万卷贮胸腹;健笔追古人,此才可一斛。琅嬛阮夫子,著书富《七录》;此体最所工,矜慎溯其俶。三家卓然并,我辈之先觉。近得查孝廉,稽古嗜尤酷。经年云间住,得失互商榷。缔构出心匠,锤炼浑雕琢;每当一艺成,古味盎看掬。同辈诸名手,更有彭甘亭与乐莲裳。虽未窥全豹,一斑亦颇足。生昔从我游,执经坐西塾。六载不相见,草堂梦春绿。岂知乃大好?琼玖已离璞。一日昔所长,所得更相属。辨体必矜严,炼格必静穆。选材必骚雅,措辞必简朴。此事有根柢,经史竟须读;诸子汇渊源,百家等稍樵。读书贵识字,训诂辨雅俗。不观扬、马辈,《苍》、《雅》精小学。食古贵能化,若采中原菽。听音贵自然,若鼓空山筑。气息与结构,譬若蘂与曲。水清淡亦腴,梅老疏更馥。以此近古人,十乃得五六。辛苦成一家,庶几堪卓荦。自今更勉旃,勗子还自勗。(陈文述 606-07)

陈文述(1771年—1843年),原名文杰,字隽甫,号云伯,别号退庵、碧城外史、莲可居士、颐道居士等,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庆五年(1800年)举人。历官全椒、繁昌、昭文、江都、崇明等县知县,所至多有惠政。所著有《碧城仙馆诗钞》八卷、《颐道堂诗选》十四卷、《颐道堂文钞》十三卷等。他在此诗中提及的与其在灯下论骈体文的“稚回”,即方懋嗣,字稚回,或次回、稚韦,号芭堂,曾官知县,徐详《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

《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作于嘉庆丙寅(1806年)陈文述自京师归里与方懋嗣聚会之时。陈文述的《颐道堂诗选》是按时间顺序编次的,此诗前一首即《孙氏园湖楼同方稚回坐雨小酌》。

在《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这首诗中,陈文述由称述方懋嗣的诗笔“苍秀希嘉州,芳腴取玉局”转而推扬方懋嗣的骈文创作不但是“精心出杼轴”,而且还“矫然异流辈”。然后,他由此展开对骈文的论说。深入考察陈文述在《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中所论,约略而言,其骈文批评内容如下。

一、骈文史观

每个骈文学者,都有自己对骈文史的认知。而对骈文史的认知,首先应考察骈文的起源,从而建立起骈文史观。关于骈文的起源,陈文述认为是“邹、枚导前轨”。这里所说的“邹”即邹阳,传世之作有《狱中上梁王书》;“枚”即枚乘,著有《七发》。对于骈文的起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秦、汉以来,自李斯《谏逐客书》,始点缀词华;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叠陈故事,是骈体之所萌也”(永瑢等 1719)。认为骈体文始于李斯、邹阳等。陈文述对骈体文起始的这种认识,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看法基本一致,这大概是唐宋以来的骈文学者对骈文起始的传统看法。同《四六丛话》撰者孙梅所持的“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俚体之先声”(45)的骈文起始看法相比较,则陈文述所认为的骈文起始于邹阳、枚乘,在时间上却晚了约一个多世纪。陈文述的这种关于骈文起始于邹阳、枚乘的结论虽然晚出,但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进步性,不过是传统说法的延续而已。

众所周知,六朝是骈文的极盛时代,一般而言,论骈文必首推徐、庾,次则江、鲍。然而,陈文述却认为是“任、沈复扶毂”。扶毂,即扶翼车轮。扬雄《羽猎赋》云“齐桓曾不足使扶毂,楚庄未足以为骖乘”(严可均 405)。任昉《到大司马记室笺》曰“明公道冠二仪,勋超遂古,将使伊、周奉辔,桓、文扶毂”(严可均 3199)。显然,在陈文述关于骈文的理念里,任昉、沈约才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家,是他们以自己致力于骈文的创作守护与推扬了骈文艺术,推进了骈文艺术的发展。他

的这一认识明显与以徐陵、庾信、江淹、鲍照等为六朝骈文的代表性作家的传统看法相左。虽然陈文述视任昉、沈约为六朝骈文的代表性作家可能源自传统的“任笔沈诗”之说^①，而推尊任、沈二人在骈文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他的这种推尊并非毫无根据。就沈约而言，他是六朝时期文章流传至今之最多者，多有佳作，且颇富创造。如《修竹弹甘蕉文》，以拟人的手法，叙写修竹弹劾甘蕉“攒茎布影，独见鄣蔽，虽处台隅，遂同幽谷”之害，新颖别致，艺术上独具匠心。而任昉，其文入选到《文选》中达19篇之多，是《文选》选录文章最多的作家。对于任昉的骈文创作，与其同时的王僧孺是这样评价的：“天才卓尔，动称绝妙，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若问金石，似注河海。少孺速而未工，长卿工而未速，孟坚辞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孔璋伤於健，仲宣病於弱，其有集论尚书，穷文质之敏，驻马停信，极亹亹之功，莫尚於斯焉”（严可均 3250）。极为推崇。现代骈文学者张仁青论及任昉的骈文时说：“无不达之辞，无不尽之意，行文固近四六，而辞令婉转，轻重得宜”（269），亦称道备至。陈文述在《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中一反传统的徐、庾、江、鲍之说，极力推尊沈约、任昉二人的骈文创作，这表明他重新发掘了此二人在中国骈文发展过程中的特别意义，厘定了他们在骈文史上的崇高地位。《文选》向被论者视作“骈体之统纪”（孙梅 2），有骈文渊薮之称。对于《文选》在中国骈文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陈文述认为是“昭明《选》楼高，万古列炳烛”，即《文选》犹如暗夜中高高燃烧的巨烛，是引导着人们进行骈文创作的典范或标杆。由陈文述的这一比喻性的评论，可知在他的认识里，《文选》在促进骈文发展、繁荣骈文创作方面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

至于唐宋骈文，陈文述的评价不是很高。陈氏只是认为初唐四杰的创作“繁缚”，即不过是堆砌华美的辞藻而已；而在诗中对张说、陆贽、令狐楚、李商隐这些唐代骈文大家毫不提及，这说明他颇为轻视唐代的骈文创作在中国骈文发展史上的文学意义。两宋的骈文创作虽然相当发达，“俚语悦耳目”，涌现出了不少名家，如欧阳修、苏轼、汪藻、孙觌、李刘等，但在他看来，却是“弊斯极”，衰落到极点。尽管他不曾言及宋代骈文是怎样的衰落，但近代骈文学者刘逸生关于唐宋骈文的一

段议论可以作“弊斯极”一语的注脚：“唐代骈文得其正，宋代骈文得其偏；唐文醇，而少创造之风格；宋文肆，而有犷悍迂腐之病”（83）。宋代的骈文既然“犷悍迂腐”，既然“弊斯极”，那么，其在陈文述建构的骈文文学殿堂里自然是不值一提的。

元明是中国骈文发展的衰微时期，陈文述当然不会在诗中论及。而清代，骈文创作则走向复兴，名家辈出，蔚为大观。对于清代的骈文创作，陈文述在诗中颇多论述，有弹有赞。如陈维崧，其骈文入选到曾燠《国朝骈体正宗》者有8篇。他的骈文创作被四库馆臣认为是“导源于庾信，气脉雄厚”，“才力富健，风骨浑成”（永瑢等 1524）。然而，在陈文述看来，“迦陵负盛名，一例窘边幅”，即在使事与辞藻方面，陈维崧的骈文还未能达到繁富博丽的艺术境界。再如袁枚，在骈文创作上，虽然被后代骈文学者认为“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以才运情，使笔如舌”（张仁青 474），灵动活脱，疏快流利，且被曾燠《国朝骈体正宗》选入12篇，入选篇数之多次于洪亮吉，可在陈文述的眼里，“随园较变化，纵笔乏含蓄”，即袁枚的骈文过于直致，不够含蓄蕴藉，有违于骈文应该遵循的美学原则——“雅”。^②而清代众多的骈文作家中，陈文述最为赞赏的作家是胡天游、洪亮吉、阮元这三位。胡天游，字稚威，号云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著有《石笥山房集》，其文入选到曾燠《国朝骈体正宗》者有11篇。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曾官翰林院编修，著有《洪北江诗文集》，其文入选到曾燠《国朝骈体正宗》者多达15篇，是入选文章篇数最多者。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徵人，著有《揅经室集》等，其文有4篇入选到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对于胡天游的骈文创作，陈文述在诗中坦然表达了自己的由衷爱好：“我爱胡稚威，石笥书在腹，斯文若元气，伯仲曹与陆。”“曹与陆”，即曹植与陆机。在骈文史上，曹植的骈文，被誉为“俚体之金绳”（张仁青 200）；而陆机，则是“骈四俚六，垂范齐梁，实文章之渊泉，艺苑之昆邓”（张仁青 226）。陈文述将胡天游方之魏晋时的曹植与陆机，足见他对胡氏十分崇敬。“我识洪太史，万卷贮胸腹，健笔追古人，此才可一斛。”此四句诗论洪亮吉的骈文创作。“万卷贮胸腹”，此言洪氏之博瞻，“健笔追古人”，即谓洪氏创作骈文笔力遒劲。关于洪氏的骈文，与其同时且编选过《八

家四六文钞》的吴鼐序《卷施阁文集》时曾说“具兼人之勇,有万殊之体”(486)。而当代骈文学者张仁青将洪氏与清代另一骈文大家汪中并举:“夫清代之有汪、洪也,譬如六朝之有徐、庾,三唐之有王、杨,其气力之劲遒,才华之卓茂,均足以高视一代,尽掩诸家”(482)。陈文述在诗中认为洪亮吉创作的骈文笔力遒劲,“才可一斛”,才华横溢,与吴鼐、张仁青所论如出一辙,高度评价了洪亮吉在清代骈文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琅嬛阮夫子”,即谓阮元。阮元曾官浙江学政、巡抚,于杭州西湖之滨筑立诂经精舍,陈文述曾肄业其中,故称之为“阮夫子”。对于阮元的骈文创作,陈文述在诗中称道“此体最所工,矜慎溯其俶”。“矜慎”,谓下笔严肃慎重。“俶”,《尔雅·释诂》:“始也”(邢昺 2568)。他认为阮元工于骈文创作,下笔谨严,其俪体之作颇有东汉中期以后以蔡邕为代表的骈体渐成时典重古穆的韵致。由于与阮元有师生关系,陈文述在诗中所作的这种论说虽然不免有阿好所私之处,但与近代骈文大家李详论及阮氏骈文时“简淡高古”(1058)、“遂使东京一派,坠绪复振”(1038)的评价基本一致。可以说,陈文述对阮元在中国骈文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位还是相当公正的。以上这三人,对于陈文述而言,乃“我辈之先觉”,是骈文的前辈作家。而同辈中,骈文创作令陈文述称道的,是查揆、彭兆荪与乐钧。诗中所云“近得查孝廉”,即查揆,揆字伯揆,号梅史,浙江海宁人,“嘉庆九年举人,官顺天、蓟州知州。[……]著有《笈谷文集》、《菽原堂集》”(王锺翰 5182)。曾燠《国朝骈体正宗》选其文4篇。其俪体文在陈文述看来,“缔构出心匠,锤炼浑雕琢;每当一艺成,古味盎看掬”,匠心独运,具有盎然的古典意境。“更有彭甘亭与乐莲裳”,即指彭兆荪与乐钧。彭,字湘菡,号甘亭,江苏太仓人,“所为文鸿博沉丽,力追六朝、三唐,见者以为金玉渊海,卿云黼黻”(王锺翰 6023)。曾燠《国朝骈体正宗》选其文12篇,与袁枚并列,仅次于洪亮吉。乐,字元淑,号莲裳,江西临川人,其“诸体之文,靡不奇丽”(乐钧 634),其文入选到曾燠《国朝骈体正宗》者达6篇,当时亦以俪体之文著称。

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中的这些诗句,通过对骈文史的梳理,与对六朝以来某些骈文作家的评论,重新建构了骈文史。而他所建构的

骈文史,尤其标举任昉、沈约在骈文发展过程中的文学意义,重视清代的骈文创作,与传统的论及骈文言必称徐、庾、江、鲍而蔑视近代或当代骈文创作的骈文史观不同,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大大推进了人们对中国骈文发展史与清代骈文的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骈文创作论

陈文述曾肄业于阮元筑立的诂经精舍,其文学观念颇受阮元的影响。阮元“有情辞声韵者为文”、“直言无文采者为笔”(712)的扬骈抑散的文学思想,自然影响到陈文述,促使他致力于骈文的创作。在陈文述十三卷的《颐道堂文钞》中,卷四、卷十一全是骈文,其他诸卷,亦屡见骈偶之作。立足于自己的骈文创作经验,陈文述在《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骈文创作的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骈文的创作方法,即骈文创作应如何进行。在如何进行骈文创作方面,陈文述根据自己的创作体会,认为必须从以下这四个维度展开:

辨体必矜严 炼格必静穆 选材必骚雅 措辞必简朴。

即“辨体”、“炼格”、“选材”、“措辞”。所谓“辨体”,即在裁对、声律、用典、敷藻这些表现方法构造骈文基本艺术特征的基础上,辨析不同文体之间体式的细微差别并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行书写。陈文述将“辨体”置于骈文创作的优先考虑,这与六朝以来文章书写重视文体的文学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以“必矜严”三字来要求骈文书写中“辨体”这一环节,可见在他的骈文创作论中,“辨体”这一环节必须做到审慎而严肃。这也就是说,“辨体”是骈文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维度。如果骈文创作过程中对这一维度重视不够或甚至忽视的话,那么,创作出来的骈文不但有乖体式,而且所表达的意旨也不能臻于恰到好处的艺术境界。而骈文创作呈现出的这一情形,诚如王应麟《辞学指南》卷二引倪正父之语所说的那样“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294)。即不讲究文体体式的作品,连文也算不上,更不用

说对艺术形式有更高要求的骈文了。而所谓“炼格”,即锤炼、打造骈文作品的气格、格调。气格、格调是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文字的刻意经营而显现出来的。对于骈文的这种“内在形式”——气格或格调,陈文述认为应在书写过程中尽可能使骈文呈现出“静穆”的意态美感。他以“必静穆”三字来要求骈文的气格、格调,这是以骈文在六朝成熟时而形成的风格典型来规范骈文的美学风格。六朝时期,中国士族文化极为发达。骈文成熟并繁荣于六朝,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士族文化发展到极致的产物,渗透了士族这一阶级的审美趣味,因而它常被文史学者视为贵族文学。而骈文经常使用的文体中赋、制、敕、诏、册、表、章疏、颂等,则是属于庙堂文学的范畴。作为贵族文学,骈文被要求赋予贵族的审美趣味——优雅、从容;而作为庙堂文学,骈文被要求具备庙堂雍容、典重之格调。因此,陈文述在此所谓的“静穆”,其实乃指骈文创作过程中应涵融贵族文学与庙堂文学那种优雅从容、雍容典重的精神气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文述对骈文格调所作的这一要求,表现了他的骈文书写应取法六朝的文学理念。所谓“选材”,即骈文创作过程中对典故的选用。“材”,即事材、典故也。骈文是以对偶、声律、隶事与藻采这四个基本要素构成艺术美的。典故使用的恰当与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骈文的艺术美。典故有事典与语典之别,属于文学上人文意象的范畴。对于骈文创作中典故的使用,宋人王应麟指出:“制辞须用典重之语,仍须多用《诗》、《书》中语言,及择汉以前文字中典雅者用,若晋、宋间语,及诗中语不典者不可用,魏晋以来,文史中语间有似经语者,亦可于制中用,但其间名臣非人共知者,不必称引以为故事”(283)。他认为骈文使事用典应该力求做到“典重”、“典雅”。王应麟所论虽是就骈文中制辞这类文体使事用典而言的,但亦可适用对一般骈文使事用典的基本要求。与王应麟比较起来,陈文述则主张骈文的使事用典一定要贯彻“骚雅”这一美学原则。这里所说的“雅”即典雅、儒雅。以典雅、儒雅规定骈文的使事用典,在这一点上陈文述同王应麟是一致的。但是,与王应麟不同的是,陈文述还特别以“骚”来要求骈文的使事用典。这里所说的“骚”,当然是指屈原的《离骚》所形成的典型的比兴寄托的文学传统。比兴寄托,其实是指文学创

作要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藉由这种艺术表达激发读者的情感与联想活动,从而获得审美愉悦。陈文述在“雅”之外以“骚”来规定骈文的使事用典,这说明他主张在骈文的创作过程中应该选用那些能激发读者想象力与情感活动的、作为人文意象的典故。换言之,选用典故应注意其文学性,以此营构骈文的艺术美。而这,正是陈文述以“骚雅”规定骈文使事用典的旨意所在。所谓“措辞”,即安排骈文的词句。对于词句的安排,陈文述的要求是“必简朴”。简即简明,即在艺术表达上辞简意明;朴即不饰藻采,不要以华美繁缛的词藻遮蔽所要表达的意旨。众所周知,骈文作为美文,是要以藻饰来建构其艺术美的,这是自六朝以来骈文创作的艺术追求。然而,陈文述却倡导骈文的措辞以“简朴”为尚,这似乎与其对骈文提出的“炼格”、“选材”等要求相矛盾,摒弃骈文的艺术美,但其实这不过是反对在骈文创作过程中历来对词藻的过分堆砌,以矫枉必须过正的方式,改变骈文创作中向来存在的“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颜之推 267)的弊病,彰显骈文的表达力度,而追求表达上一种意旨明晰、自然圆美的艺术境界。陈文述对骈文创作这四个维度所作的论述,规定了骈文的艺术形态,是骈文创作中的核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其次,骈文创作前的知识储备。在上述骈文创作的四个维度之外,陈文述在诗中深入地讨论了骈文创作前的知识储备,这也是进行骈文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文学创作所要具备的知识储备,齐梁时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曾提出要“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493),但这只是一般的泛泛而论,强调学养、辨理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而在中国古代诸文体中,骈文在讲究艺术性方面为其他文类所不及,尤其是营构骈文形式美的重要艺术手段——用典,需要作家具备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素养积淀。因此,创作骈文,对文化素养积淀的要求远远高于非骈文的其他诸文类。对此,早于陈文述的著名骈文学者孙梅曾在《四六丛话》中指出:“隶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经。九经苞含万汇,如仰日星;诸子总集百灵,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经之说也。南朝之盛,三史并有专门。隋唐以来,诸子束之高阁,而捃摭稍广,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若非经史是肆,而杂引《虞初》,非不博奥,

谓之哇响可也”(533)。孙氏所论,虽然只是从使事用典这一层面指陈经、史、子这三部典籍在骈文创作中各自所具的意义,但也间接地指明了“经史是肆”的文化素养积淀对于从事骈文创作的重要性。而陈文述则根据自己的骈文阅读经验与骈文创作的实践,认为在进行骈文创作之前,必须储备以下的学养、知识:

此事有根柢,经史竟须读;诸子汇渊源,百家等稍稽。读书贵识字,训诂辨雅俗。不观扬、马辈,《苍》、《雅》精小学。

在这八句诗中,陈文述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从事骈文创作必须具备的知识结构:一是广博的学识,即“经史”、“诸子”、“百家”等方面的知识、学养。“稍稽”,即谓米饭。《礼记·内则》:“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稷、粱。”郑玄注曰:“孰(熟)获曰稷,生获曰粱”(孔颖达,《礼记》1463)。陈氏在此所言,意谓进行骈文创作必须以谙熟经史、诸子百家等典籍为前提,这些典籍有如为人提供营养的粮食,将之消化、吸收,融入到自己精神的血肉之内,从而奠定起创作骈文的学养与历史文化基础。二是精通小学,强调“识字”,通晓训诂,辨别字义。显然,在陈文述关于骈文创作的理念里,只有具备了广博的学识与精通小学这两方面的学养,建构骈文形式美的重要艺术手段——裁对与使事用典才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可见,同孙梅比较起来,陈文述不但重视经、史、子诸领域渊博的学识在骈文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更强调精通小学在骈文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而对精通小学的强调,正是他有别于孙梅之处,同时也透显了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对骈文创作的深度渗透。透过陈文述诗中所论,我们不难看出他主张进行骈文创作的作家必须是学者型的,这一点乃前人所未道。

再次,骈文创作的师古。进行文学创作,免不了对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进行摹拟、师法,骈文创作也不例外。在骈文创作如何师法古代的典范作品方面,陈文述也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见。在《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中,他认为骈文创作对古代优秀作品进行师仿、取法应该是:

食古贵能化,若采中原菽。听音贵

自然,若鼓空山筑。气息与结构,譬若蘖与曲。水清淡亦腴,梅老疏更馥。以此近古人,十乃得五六。

在文学创作中,师法前人作品往往会落入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窠臼,如宋初的西昆体对李商隐的摹拟、师仿,明前后七子对先秦古文的摹仿,如此的师古当然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此十句诗中,陈文述虽然没有具体地阐述骈文创作如何师法古代的典范作品,但是,他指出了骈文创作师法古代作品应该到达的艺术境界——“化”、“自然”。他所谓的“化”、“自然”,即骈文创作的师古不是仅仅从形式上去摹拟古代的典范作品,拘泥于古代典范作品已有的字词语法,而是对古代典范作品的师法力求浑成,神明变化而自具面目,在精神上具有古代典范作品的气韵,诚如近人孙德谦所言“师法六朝者,吾愿其涵泳于神韵,则善之善矣!”(莫道才 511)。基于骈文创作师古的这一理念,他用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譬说在“气息与结构”这两方面,古代的典范作品与当下骈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是“蘖与曲”。“曲”同“鞠”,“蘖”,亦作“藪”。《尚书·说命下》下:“若作酒醴,尔惟鞠藪。”孔安国传曰:“酒醴须鞠藪以成,亦言我须汝以成”(孔颖达,《尚书》175)。酒醴固然因曲蘖而成,包含了曲蘖的某些因子,但酒醴却完全不同于曲蘖,无论是外形还是内质,两者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别。陈文述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意在说明当下创作出来的骈文作品,虽然脱胎于古代的典范作品,但是,与古代的典范作品相比,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酒醴之与曲蘖。他的这一比喻,形象地陈说了骈文创作的师古乃是在继承中的创新。其言下之意,即谓骈文创作通过继承而进行创新,继承不过是个手段,而创新才是真正的目的。“以此近古人,十乃得五六。”而即使骈文创作中这样的师古,在他看来,不过得古人优秀作品的十之五、六。可见,他对骈文创作继承中的创新有着更高的期待。

陈文述对骈文创作问题所作的这些深入而独到的讨论,涵具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创作理论,值得治骈文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好好珍视。

三、骈文批评史意义

作为重要的骈文批评文献,陈文述的这首以诗论骈体文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中的骈文批评理论在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

(一) 乾嘉学术背景下骈文创作的理论思考

中国的骈文批评自六朝隋唐时就已经开始了,但这不过是“作为一般文章学的骈文批评”而已,只是到了两宋时期,“作为专门文体学的骈文批评”才真正展开。^③而到了清代,尤其是清中叶以后,骈文批评趋向繁荣,专门著作不断涌现,批评形式日趋多样。在这一骈文批评的历史背景下,陈文述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首开以诗论骈体文之先河,无疑是骈文批评的一大创举。在这首论骈体文的诗中,陈文述对骈文创作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如果说他对“辨体”、“炼格”、“选材”以及师古等骈文创作问题的讨论还只是推阐前代已有的成说,胜义无多,那么,他倡导骈文的书写“措辞必简朴”以及主张骈文作家学者化,则体现了乾嘉学术的深刻影响。人所共知,乾嘉时期考据学极为鼎盛。考据学素有朴学之称,治学崇尚朴质无华,其行文诚如梁启超所言“文体贵朴实简絮”(44)。因此,在这种治学风尚与文风的熏染下,以沉博绝丽作为艺术追求的骈文创作逐渐受到一些骈文作家的冷落。如这一时期的骈文名家杨芳灿就曾说“吾之为骈俪文,色不欲其炫,音不欲其谐,以闕采而得古锦之观,以闕响而得孤弦之韵”(陈用光 367)。“闕”,即关闭之意。《诗·载驰》:“视尔不臧,我思不闕。”毛传“闕,闭也”(孔颖达,“毛诗”320)。杨芳灿所言,明确地表示了创作骈文不追求文辞的藻丽,而倾向于表达的朴质。陈文述倡导的“措辞必简朴”的骈文创作主张,以简明、质朴作为骈文书写的艺术要求,同杨芳灿的骈文艺术追求枹鼓相应,显然是排斥骈文创作中对沉博绝丽艺术形态的追求,而与乾嘉考据学质朴笃实的学术风尚与文风相融相通。这一事实足以表明,陈文述倡导的骈文创作的这一主张与乾嘉学术决非毫无关联,显然是后者对前者的深度渗透及其对骈文艺术风尚的改造。至于陈文述要求骈文作家具备经史的文化学术素养

与精通小学,固然是骈文的裁对与使事用典的形式建构促使他提出这一要求,但是,他之所以能够对骈文作家在知识储备上提出这一要求,更是由于乾嘉时期极其发达的考据学对他的激发。这是因为,考据学是以经史与小学为大宗的,且衍及诸子。而陈文述所提出的“经史竟须读”、“《苍》、《雅》精小学”云云,与乾嘉考据学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说陈文述如此云云不是出于乾嘉考据学博学精神的直接投射或流溢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受到乾嘉考据学博学精神的熏染而作出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根据以上所作的两点考察,我们认为,陈文述在《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中对骈文创作理论的阐述,是在乾嘉考据学这一学术背景下进行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乾嘉考据学博学的学术精神。因此,在这一意义上,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中的骈文创作理论,实际上是从考据学的学术视野对骈文创作进行的理论思考与艺术设计,具有乾嘉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 重新认识骈文史

如前所述,陈文述在《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中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了古代骈文史,对此前已构建的骈文史进行了重构。而在对骈文史的重构中,陈文述尤其推尊任昉、沈约二人的骈文创作在中国骈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对任昉、沈约二人的这种推尊,与他所持的“措辞必简朴”的骈文创作理念是一致的,是他这一骈文创作观念在骈文批评中的反映。因为任昉所作,向以“笔”著称,其骈文文采远不及后来的徐陵、庾信;即使与鲍照、江淹等相比也是颇为逊色的。所以,清初学者何焯论及任昉时云“任笔为有重名,亦以在当时稍为质健”(963)。“质”即质朴自然,“健”即意旨明畅,气骨健举,不为浮艳的词藻所掩,富有表达力度。而沈约所作,是以“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④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也是不尚藻丽而以自然为宗的。陈文述大力标举自隋唐以来不大被人看重的任、沈二人的骈文创作,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在骈文发展史上的文学地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任、沈二人的骈文创作以及骈文史的认识。如近人朱一新即指出“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也”(517)。孙德谦亦在朱氏所论的基础上进行推阐“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此古今公言也。二子之

文,就昭明所录与诸选本观之,彦昇[任昉——引者注,下同]用笔有质重处,不若休文[沈约]之秀润,时有逸气,为可贵也。[……]然任、沈要为骈文大家也”(莫道才 537)。与孙德谦约略同时的李详,亦认同孙氏对任、沈二人的推尊“先生之尊任、沈,殆为不刊之言”(1038)。朱一新、孙德谦、李详等如此推尊任昉、沈约,极力推崇任、沈二人在骈文史上的文学地位,更新了对骈文史的认识。他们对任、沈二人的骈文创作及骈文史的这一认识,即使不是受到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一诗的直接启迪,但陈氏所论对他们而言,无疑有导夫先路之功。而对清代骈文的讨论,陈文述在诗中倾洒了更多的笔墨,分别讨论了陈维崧、袁枚、胡天游、洪亮吉、阮元、彭兆荪、查揆、乐钧等。他在诗中所讨论的清代骈文作家之多,远远超过此前历代作家之和,充分地体现了他厚今薄古的骈文史观念。他的这种骈文史观,与我们熟知且相承已久的传统骈文史观迥然不同。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关于中国骈文史的著作中,如刘逸生《中国骈文史》、瞿兑之《骈文概论》、姜书阁《骈文史论》、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等,他们对中国古代骈文创作的论述,无不是详六朝、唐宋而略明清的,这些著作基本上是对传统的骈文史观进行阐释。只有陈文述对中国古代骈文创作的讨论,略于六朝、唐宋而详于清代,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骈文史识。而他的这种远见卓识,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骈文一种新的历史景观,使我们对中国骈文发展史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而这,正是陈文述迈越流俗的卓特之处,也是他对中国骈文史学作出的独特而重要的学术贡献。

陈文述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虽然只是一首以诗论骈体文的长诗,但极富理论价值。它不但对中国古代骈文史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而且从多个维度讨论了骈文创作的诸多重要问题,如辨体、炼格、选材、措辞、师古与知识储备等,倡导骈文作家学者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的理论资源,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他对古代骈文史与骈文创作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体现了乾嘉考据学极盛时期对骈文史与骈文创作的理论思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骈文别样的历史景观。所以,对这份重要的骈文理论批评文献,我们要好好珍视,深入研究,不断

推进对中国古代骈文理论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认识,并丰富古代文学的理论宝库。

注释[Notes]

- ①《南史·任昉传》:“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参见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453。
- ②“骈文之要曰雅,古文之要曰实。”参见张之洞《书目答问二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1325。
- ③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上编”、“中编”之标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63。
- ④《颜氏家训·文章篇》:“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参见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27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陈文述《颐道堂诗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Chen, Wenshu. *Selected Poems from Yidao Hall. The Sequel to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Treasures*. Vol. 150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陈用光《太乙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Chen, Yongguang. *Collected Essays from Taiyi Boat. The Sequel to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Treasures*. Vol. 149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何焯《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He, Zhuo. *Reading Notes from Yim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Kong, Yingda.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Rites. The Annotated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o's Book of Songs. The Annotated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The Annotated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 Book Company, 1980.]
- 乐钊《青芝山馆诗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Le, Jun. *Selected Poems and Essays of Qingzhi Mount Hall. The Sequel to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Treasures.* Vol. 1490.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李详《李审言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 [Li, Xiang. *Collected Essays of Li Shenyan.*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 [Liang, Qicha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ar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The East Publishing House, 1996.]
- 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Liu, Xie. *Literary Mi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nnotated.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
- 刘逸生《中国骈文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 [Liu, Yisheng. *A History of Chinese Parallel Prose.* Beijing: The East Publishing House, 1996.]
- 莫道才《骈文研究与历代四六话》。沈阳:辽海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 [Mo, Daocai. *Parallel Prose Studies and the Rhythmical Prose Commentaries Across the Dynasties.* Shenyang: Liaohai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 阮元《擘经室集》,邓经元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 [Ruan, Yuan. *A Collection from Yanjing Studio.* Punctuated. Deng Jingy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孙梅《四六丛话》,李金松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 [Sun, Mei. *Commentaries on the Rhythmical Prose.* Punctuated. Li Jins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 王应麟“辞学指南”,《玉海》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 [Wang, Yinglin. "A Guide on Lexicology." *An Ocean of Jad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es (Wenyange Edition).* Vol. 948.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 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Wang, Zhonghan, ed.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 吴鼐《吴学士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Wu, Zi. *Scholar Wu's Collected Essays. The Sequel to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Treasures.* Vol. 1487.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 邢昺《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Xing, Bing. *Critical Annotations to Erya. The Annotated Thirteen Class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 [Yan, Kejun, ed. *Collected Prose Writings from the Pre-Qin, Qin, Han, Three Kingdom and Six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8.]
- 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王利器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 [Yan, Zhitui. *The Variorum Family Instructions of Master Yan.* Annotated. Wang Liq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Yong Rong, et al. *The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 [Zhang, Renq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Parallel Prose.*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9.]
-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续修四库全书》第11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Zhu, Yixin. *Questions and Answers from Wuxie Studio. The Sequel to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Treasures.* Vol. 116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责任编辑:查正贤)